讀書雜志

荀子弟七

高郵王念孫

解蔽

雖走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楊注曰既私其所習如繆於道雖與治竝馳而自是不輟雖或爲離念孫案作離者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書離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

德道

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

哉念孫案德道卽得道也剝上九君子得輿釋文得京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作德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楊說失之

故爲蔽宋呂錢本竝如是

楊注曰數爲蔽之端也盧依元刻改正文之故爲蔽作數爲蔽念孫案作故者是也注言數爲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目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目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爲蔽則不詞甚矣元刻作數卽涉注文而誤

桀奔於亭山楊注曰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念孫案作鬲山者是也鬲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卽淮南俶眞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卽鬲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卽釜鬲也是鬲歷古字通楊以鬲山爲灊山之誤非也魯語桀奔南巢韋注曰南巢揚州地

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灊縣也且廬江有灊縣而無灊山今以高山爲灊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爲山名矣尤非

有鳳有皇

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念孫案有鳳有皇本作有皇有鳳秋簫爲韻鳳心爲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爲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鵬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鵬二字亦可與心爲韻秦風小戎篇以膺弓縢興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爲韻魯頌閟宮篇以乘縢弓綅增膺懲承爲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有鳳有皇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

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竝作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妄以意改而失其韻若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為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為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西無東與通為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為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為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鵩鳥賦或趨西東與同為韻而今本作東西荅客難外有廩倉與享為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

道人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盧云下人字可去念孫案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謂見上

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妬賢害善

非道

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注曰必能懲姦去惡、盧云、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爲之說、念孫案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

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

己所臧

不以己所臧古藏字害所將受謂之虛盧云己所臧元刻作所己臧念孫案所己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己臧三字宋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己臧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楊注曰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引之曰楊訓將爲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强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卽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

虗、虗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
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虗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虗則能
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虗也、壹則
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
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墨云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陳云、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幽
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亾、

賈師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

師、宋呂本如是、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朱錢本賈師作市師、念孫案作市師者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

精於物者也

盧云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爲器師之下、誤脫在此、念孫案此汪說也、見丙中校本、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至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阮氏芸臺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

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君子而後能知之、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爲安榮者、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

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䖟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

察理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郝云理上當有膚字榮辱

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是矣

乘杜

乘杜作乘馬楊注曰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念孫案古無謂相土爲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爲相（爾雅釋蟲蒿虞蒦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隸書桑或作桒乘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

念孫案正當爲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

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兪疾之福也

念孫案自鼓痺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痺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兪疾之福也（兪與愈同）楊云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

元刻無下類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卽涉上類字而衍

故有知非以慮是以下十句　懼　脩蕩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攫字之誤也攫謂攫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攫盜而漸（漸詐也說見尚書述聞民興胥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

之攫，脩讀爲滌，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爲滌濯之滌，謂滌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攫，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滌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偶睦智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辯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泄也，楊云，泄，多言也，詩曰，無然泄泄，楊說皆失之，

彊鉗

案彊鉗而利口，楊注曰，鉗，鉗人口也，念孫案方言，鉗惡

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殭鉗者旣殭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

忍詬　忍謑詢

厚顏而忍詬楊注曰詬詈也念孫案詬恥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盧注竝曰詬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㖃盧注曰㖃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漢書路溫舒傳作國君含詬）詬訓爲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王注

詬恥也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詢高注詢辱也淮南氾論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謑詢卽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謑恥也或作謨詬謑詬恥也或作詢廣雅作謑詬楊注以謑詢爲詈辱亦失之

能

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念孫案能讀爲而廣讀爲曠焉而弃之謂遠弃之也楊注廣讀爲曠遠也古多以能爲而說見釋詞

正名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盧云此僞字元刻作爲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僞卽今之爲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眞僞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僞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盧云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智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盧云句首智字衍

擅作名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念孫案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卽其證

與所緣有同異

元刻有作以宋龔本同念孫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

互紐

文喻異物名實互紐念孫案名實互紐卽上文所謂名

實亂也今本亙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爲胡涓切而所說皆非

約名

是所以其其約名以相期也楊注曰所以其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念孫案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辯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洏酸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曰洒未詳酸暑浥之酸氣也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盧曰洒从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念孫案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真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洒為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庮字之誤庮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饔及內則竝云牛夜鳴則庮

先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說文庮从广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內則注曰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僖四年今左傳作蕕杜注蕕臭草）鬱腥臊漏庮並見周官禮記則湎酸必漏庮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為暑浥之酸氣亦失之

莫不然謂之不知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與智同）念孫案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

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能爲五官能卽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爲五官形體卽形態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楊解末句云或曰異實當爲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其則有共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念孫案共

則有其之有讀爲又謂其而又其至於無其然後止也楊說失之

徧舉之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徧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徧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扈有九扈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讀爲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徧舉

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誤楊說皆失之

命實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念孫案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

辯埶

辯埶惡用矣哉盧補校云以注末釋辯說觀之則正文辯埶乃辯說之譌注內更用辯埶埶亦當作說下文屢

云辯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葢因上有臨之以埶語而誤涉耳、

論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念孫案論當爲諭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諭之今本諭誤作論諭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說以春秋云論公卽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工宰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楊云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主

君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失之

質請而喻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楊注曰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念孫案楊說甚迂質本也繫辭傳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曲禮禮之質也鄭虞注竝曰質本也請讀爲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卽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楊注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

作情又墨子尚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爲情

不治

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念孫案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爲冶字之誤也不冶觀者之耳目謂不爲祇辭以惑衆人之耳目也祇辭見上文冶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冶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嫽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冶卽蠱惑之蠱也不冶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辯說

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嘗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

生死也　性之具也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楊注曰有欲無欲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又下文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楊注曰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念孫案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生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

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爲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爲之說亦非也

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宋錢呂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念孫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

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念孫案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爲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

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

隱而難其察

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楊注有讀爲又）念孫案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

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與加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

念孫案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也得問當爲得閒（古莧反）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慊即使暫時得閒而慊之而其不慊者仍在也

屋室廬庾葭稾廗

楊注曰、以廬庾爲屋室、葭稾爲席廗、皆貧賤人之居也念孫案以廬庾爲屋室、而云屋室廬庾則文義不明且與葭稾廗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稾廗於義爲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蘆簾稾廗、謂以蘆爲簾以稾爲廗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庾蓋蘆廉之誤、簾廉古字通 稾廗與蘆廉對文則稾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卽蘆也又與蘆相複

和樂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念孫案和

當爲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言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爲天下必多、而爲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卽私之誤也

性惡

偏險

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念孫案、𠙶雖、險衺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念孫案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僞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

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念孫案器生於工人之僞楊後說以此工人爲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

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

故聖人化性而起僞音為僞起於性而生禮義

宋錢佃校本云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念孫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僞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故曰僞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

倚而觀

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楊注曰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氾論篇曰立之於本朝

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

節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楊注曰節準徵驗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也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

孝具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楊云敬父當為敬文敬而有文謂夫

婦有別也、念孫案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念孫案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又案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卽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

楊注曰伏術伏膺於術、郝云按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念孫案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

楊注曰唯仁所在爲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云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亾雖富貴去之也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同苦樂之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楊注曰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念孫案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亾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

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傀然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楊注曰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然獨坐

齊信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楊注曰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念孫案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中信是其證齊信與

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僈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

苟免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念孫案廣解未詳楊說非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盧云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念孫案此亦注說也注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

鉅黍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注曰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

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念孫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

騹驥

騂騮騹驥纖離綠耳念孫案騏驥之爲騹驥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說見致士篇隱忌下楊云騹讀爲騏是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博棊則非

前必有

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馼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念孫案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

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竝引作必前有

君子

兩人字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念孫案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爲富賊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

不怒罪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念孫案怒踰皆過也淮南主術篇注踰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又曰劒猶怒也是怒卽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

三族

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楊注曰三族父母妻族也注云案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盧云鄭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

當賢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楊注曰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當或爲嘗念孫案先祖當賢卽先祖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當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君上之埶當試卽嘗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爲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知所養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陳云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舊注養謂自奉養失之

不流

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念孫案流讀爲留貴賤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繫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留荀子王制篇無有滯留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楊以流爲邪移失之

忠者惇慎此者也

楊注曰愼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郝云按愼誠也說見不苟篇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

荀子弟七

荀子弟八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成相

楊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篇首卽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案志所

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爲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爲樂器之舂牘斯爲謬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基請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

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言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爲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瞽諷誦之詞也

愚闇愚闇墮賢良

盧云案愚闇重言之者卽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

還主

比周還主黨與施念孫案還讀爲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

道篇不還秩下

愛下民

上能尊主愛下民念孫案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竝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基畢輸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楊注曰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念孫案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平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云春申二字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此之疑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念孫案疑恐也畏也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亦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谿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

施

基必施辨賢罷念孫案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不詳

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曰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念孫案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仁人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

已言累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相反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楊注曰，相反謂反覆不離散，引之曰，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道之

君子道之順以達，念孫案，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云，道，言說也，失之，

道聖王　道古賢聖　脫文四

請成相道聖王念孫案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爲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皆以道爲言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爲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舜授禹以天下

楊注曰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念孫案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下爲韻非有深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

勞心力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氾論篇論衡祭意篇並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直成　爲輔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楊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云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求人篇得陶化益眞窺橫

革之交五人佐禹陶郎皋陶也化益郎伯益也真窺郎直成也倂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益本作窺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念孫案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

脫文三

顚陳蘇世亂惡善不此治引之曰顚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良由姦詐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念孫案良當爲長楊注長

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良字

阪爲先

愚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楊讀阪爲先聖爲句云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云愚難哉三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凡此五句爲一章也念孫案阪爲先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

誤以先聖逕讀耳之字本作㞢說文兇字從儿出儿與人同

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㞢寫者誤加儿耳㞢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楊讀知字句絕云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寤之時也盧云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豈獨無故

已無鄰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曰或曰下無獨字盧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恨後遂過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楊讀後必有恨爲句云恨悔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爲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爲韻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鬩恨也孫炎本作很後當爲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愎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趙策愎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言很愎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謚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刺

詐態

譊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念孫案態讀爲姦慝之慝下人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慝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以態爲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僞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以態爲慝非姿態之態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念孫案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利當爲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楊注曰、孰或爲郭、盧云、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虢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念孫案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衙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

欲衷對

欲衷對、言不從、念孫案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即剖衷之謂、欲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爲對

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剄而獨鹿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罜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罜麗小罟也盧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劒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說附益之念孫案後人讀獨鹿爲罜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劒名則不當言剄而獨鹿故讀爲罜麗謂是旣剄之後盛以罜麗而

藥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文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言誰可以為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辨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

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纍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利往卬上

利生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楊注曰利之所往皆卬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卬與仰同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曲爲之說非也往當爲隹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隹字或作住與往相似而誤

刑稱陳

刑稱陳守其銀楊注曰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銀與垠同念孫案楊説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説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微子云我祖底遂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奭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脩領　理續　主執持

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念孫案領猶治也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續當爲績主執持當爲孰主持莫不理績孰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

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積誤作績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

觀法不法見不視

楊注曰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云按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物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具見上下文注非

各以宜舍巧拙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盧云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

一宗據楊注云各以所宜不苟求也或當作各以所宜

舍巧拙

臣謹脩

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謂君臣之倫不亂也倫論古字通說見儒效篇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爲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賦

隆物　示下民　帝不齊均

智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念孫案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爲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卽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

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楊注曰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念孫

宗親近也狄狄誼爲逖逖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逖同此言智之爲德近於脩潔而遠於雜汙也楊說皆失之陳說同

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引之曰疵知爲韻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大盈乎大寓

雲賦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念孫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宇而不窕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

旣與下大宇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

忽兮其極之遠也攙兮其相逐而反也

忽兮其極之遠也攙兮其相逐而反也楊注曰攙與劖同攙兮分判貌言雲或倪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念孫案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爲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攙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程氏易疇通藝錄曰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

是也螺小者謂之蛭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蛙蝸是也曰旋曰螺其義不殊蓋爲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迴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擬兮其相逐而反也楊說皆失之

測意之

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楊注曰請測其意引之曰楊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爲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

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同億度同億度即妄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不窕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億忌

私置

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楊注充盈大宇二句云窕讀為窱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郤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念孫案楊訓窕為深貌又以窕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

大宇而不窕爲句，窕者，閒隙之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閒隙也，詔不容也，詔與窕義正相反，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摦，窕則不咸，摦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窕，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

寃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暴至殺傷而不億忌楊云億謂以意度之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念孫案億讀爲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顔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爲億度則分億與忌爲二義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楊云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言無偏頗念孫案置讀爲德言功被

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竝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俗字也此段以塞偪塞忌極爲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訊下者與二字葢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窕窕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偪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故託訊爲訊託仍不合韻

與㬥爲鄰

饕餮名號不美與㬥爲鄰楊注曰侵暴者亦取名於饕飻故曰與㬥爲鄰也引之曰如楊說則饕下必加飻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憯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慘饕憯聲相近故曰與㬥爲鄰

五泰

請占之五泰盧云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者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念孫案敗世害

泰、古音竝屬祭部非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幷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盧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

喜淫

喜淫而惡雨、念孫案竊性惡淫、不得言喜淫、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濕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淫同意楊云淫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

簪以爲父

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盧云簪當爲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

幽晦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元刻作幽闇，宋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闇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盲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暗登照，暗與闇同。

反見從横

公正無私，反見從横，楊注曰，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横反覆之志也，念孫案反見從横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横，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横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卽其證，凡見譏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抏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覃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

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
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
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
事北地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今本謂譌作渭據正義改
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
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楊
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
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貳兵

懲革貳兵楊注懲與儆同念孫案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作戎與貳相似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

將將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楊注曰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鏘鏘進貌念孫案楊後說讀將將爲鏘鏘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囂囂箋云囂囂眾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雜布與錦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念孫案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布枲織也言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字連讀而訓爲麤布失之

閭娵子奢

楊注曰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陬蒸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後語作子都盧云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昭耳汪云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大略

教出　而後士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畢行。楊注曰：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祇行從君也。念孫案：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誨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同也。下文[illegible]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楊云：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illegible]當爲出。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illegible]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illegible]是其證也。[illegible]字相似，傳寫易往往譌溷。[illegible]多誤。[illegible]以精[illegible]作[illegible]不通。今本[illegible]

士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皆其證也楊說皆失之

虛之　非禮也　非義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楊注曰虛讀為居聲之誤也念孫案虛當為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案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

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不知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楊注曰知或爲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隷書和字或作𥝌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云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

楊注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早也念孫案此說是也前說非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注云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甯之下此因上尙尊尙親之文而誤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念孫案設當爲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讌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

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以殺內二字連讀云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盧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孫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昏期家語所說亦同䄬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中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泮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

必連冰泮言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摽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爲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大之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引之曰大之當爲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 情用

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念孫案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爲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

脩六禮明十教

楊注曰、十、或爲七、念孫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敎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敎失之、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

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郝云、按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

害靡國家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楊注曰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念孫案楊說靡字之義非是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糜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陳云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

場園

大夫不爲場園念孫案場園當爲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

及射義鄭注竝云樹菜蔬曰圃即楊注所本

然故

然故民不困財羣書治要財作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念孫案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

楊注曰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闇飾者言上好義則民

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巫馬期治亶父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卽所謂民闇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闇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闇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卽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卽用荀子而小變其文　劉云二者亂之衢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郝云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借爲䋝細又譌爲細耳念孫案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䋝

馮如淳曰緻亦直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卽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見楊注

和之璧　爲天子寶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盧云厥同橜說文橜門梱也荀子以厥爲橜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念孫案此段說也見鍾山札記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念孫案文選劉琨荅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晏子春秋雜篇同爲天子寶作爲天下寶又引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於義爲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爲天下列士

不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爲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豉反）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畜作𤲸詹作詹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爲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曲爲之說非

少不諷

少不諷壯不論議念孫案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

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

郝云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可貧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皋如　嵮如　鬲如

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楊注曰皋當爲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嵮與塡同謂土塡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天瑞篇盧云公羊傳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創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嵮讀爲巔山頂也鬲如形如賁五穀之器也山有似甗者矣列子嵮如作

墳如如大防也劉云案今列子作睪如也宰如也睪卽皋豈楊氏所見本異邪睪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皋爲宰矣念孫案家語困誓篇亦作睪如也王肅曰睪高貌

其人　其人也　非其人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詳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盧云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念孫案其人也

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注說同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此言能好君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爲不詳若所好非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齎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楊注曰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

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云案郴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詁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又鍾山札記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楊注蒙上文爲解盧云此亦當别爲一條

水乘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念孫案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淳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

盧云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宋龔本同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汪從元刻

泔之　奥之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奥之楊

注曰湆與臭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氏龍城札記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湆米汁也湆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會之不安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臭宛也宛臭也臭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甕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臭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韰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念孫案米汁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湆當爲洎周官士師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

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爲洎彼言多洎之少洎之卽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完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㔾與自字極相似故洎誤爲泔耳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㔾見漢隸字原奧亦非烹和之名盧訓奧爲藏是也釋名曰膜奧也藏物於奧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膜卽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

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奥者以宛鬱釋奥則可讀奥爲宛鬱則不可

唯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盧云唯元刻作雖念孫案唯卽雖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注云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有坐

今生也有時

熳令謹誅賊也令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念孫案令字當在熳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慢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朞三年而百姓往矣

盧云往乃從之誤下注同念孫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竝同

邪民不從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念孫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見隸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

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

任負車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楊注曰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念孫案古無訓負爲重者余謂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

陵遲故也

楊注曰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陀也盧云案淮南山以陵遲故能高泰族篇陵遲猶迤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邱陵似泥念

孫案盧說是也說文夌夌徲也其字本作夌則非謂邱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

馮而游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念孫案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遊焉說苑作童子升而遊焉升亦登也

大偏與諸生

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念孫案偏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偏與諸生謂水

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同。

洸洸乎

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楊注曰：洸讀為滉。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念孫案：楊讀洸為滉。滉滉，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洸字作洸，與浩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

伏若聲響

其應佚若聲響楊注曰佚與逸同奔逸也念孫案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呹音逸呹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薌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駍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薌讀與響同呹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呹疾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呹字故借佚爲之耳

皆繼

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楊注曰九當爲北被皆當爲彼

蓋音盍戶扇也（與闔同）皆繼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三恕篇）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念孫案繼與𢇍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𢇍字之誤也說文𢇍古文絕正與𢇍說絕爲韻𢇍爲古文絕而此文以𢇍絕竝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卽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卽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稱文戚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戚卽滅也越語云夗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夗夗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形也皆與此文之蠿絕竝用同例令本蠿作繼則旣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

嘗有說

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念孫案嘗讀爲當當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阨說苑至公篇當作嘗言大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

有說也下文葢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資爲畱失之

因麗節文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楊注曰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念孫案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顧命呂刑傳士容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子道

則不幸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

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念孫案則與卽同說見釋詞

則何以爲　脫一句

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念孫案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法行

遠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念孫案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栗而理

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宋呂本如是宋錢佃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引之曰增縝字者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

瑕適竝見情也

念孫案適讀爲謫經傳通以適爲讁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

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難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卽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調適之適失之

哀公

紳而搢笏　此賢乎

然則夫章甫約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念孫案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爲長

勤行　止交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盧云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動行與止立對文外傳作動作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

楊注曰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盧云案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注似非念孫

案楊後說以五鑒爲五情頗勝前說

大辨乎天地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念孫案辨讀爲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爲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

若天之嗣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念孫案嗣讀爲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

楊云嗣繼也失之

焉不至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盧云正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並同宋藏本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衍不應四句皆然又補校云攷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卽能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士容二篇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亦然易屯釋文亦云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念孫案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為能詳

見淮南人閒篇

東野子之善馭乎

盧云家語顏淵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念孫案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云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念孫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皆據補

堯問

振寡人之過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念孫案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云振舉也於義未該

窶小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楊注曰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念孫案楊分窶與小為二義非也窶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窶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愨純信用心

一者則謂之寠言世人皆尙詐僞故見惇慤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寠小也釋名曰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數者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案物在盆下謂之寠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僂寠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寠爲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

不聞卽物少至

楊注曰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聞或爲問念孫案聞卽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不息

多其功而不息劉云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為息息當為悳悳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悳字作惪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悳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悳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悳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荀子弟八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薲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

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荀子補遺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勸學篇　以錐湌壺也　宋呂本湌作飡與錢本同

脩身篇　保利非義謂之至賊　盧云非元刻作弃念孫案盧本作非者爲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

其遠思也早　呂本作遠害與錢本同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　呂本橋作憍與錢本元刻同

鯈魼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楊注曰胠與袪同方言云袪去也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引之曰魚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胠當爲㣙字從人谷聲谷其虐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㣙渠戟切倦也集韻㣙方言僗也僗與倦同或作㣙㣙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徼㣙受詘郭璞曰㣙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㣙郭曰窮極倦㣙疲憊者也說文㣙徼㣙受屈也㣙㣙㣙竝與㣙同窮極倦㣙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券鄭注考工記輈人曰券今倦字也㣙窮憊憊與憊同遯彖傳有疾憊也鄭注憊困也極也趙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㣙窮憊極其義一也然則㣙者

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亻旁或從象作刀見隸辨與月相似谷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卻埽閉門卻字作卻今俗書卻腳二字亦作郤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胠

非相篇 以其治亂者異道 呂本以其作其以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以其因盧本而誤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譱脫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

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行言字辯見前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

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呂錢本皆無之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亂禽獸行句法並與此同

仲尼篇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呂本淫汏也下有如彼二字與錢本同

儒效篇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　呂本仁人隆也作仁之隆也念孫案呂本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比從也毗至反說見前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以下作仁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　盧云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念孫案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

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

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盧云起之宋本無之字念孫案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箸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

盡善挾洽之謂神　呂錢本洽竝作治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

洽楊注挾讀爲浹浹周洽也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竝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引之曰此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

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　呂本其作甚與

余說合。

王制篇　折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念孫案折當爲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愿讀爲傆。說文傆音與愿同黠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爲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爲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　又下文扑急禁悍防淫除邪。扑亦當爲折。急卽愿之譌。前改急爲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爲急

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楊注曰。紫紫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爲怯。居業反郭璞

江賦曰石蛙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蛙龜形春則生花盎亦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引之曰案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紶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茈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鑡緺綬之於萊亦純鍿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紶當爲綌右旁谷字與去相似綌之譌紶猶郤之譌郄也說見補遺滌除篇葛精曰絺麤曰綌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則有綌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言以葛爲絺綌也是東海有綌之證紫與綌皆可以爲衣故

日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 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

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

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　念孫案免盡當爲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譌作克。辯見君道。

就能有與是鬬者與。　呂本就作孰。與引之說合。

富國篇　而或以無禮而用之。　呂本而作節。與錢本元刻同。

掩地表畝　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撩力條反通俗文

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撩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撩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

王霸篇　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盧云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念孫案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聽明君子矣 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念孫案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說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故其治法、呂本作故其法治、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其治法、因盧本而誤、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 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說合、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

君道篇　王獻允案呂本猷作猶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猷因盧本而誤見議兵篇

君者槃也　呂本此下有民者水也句與錢本同

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　呂錢本其下皆有中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齵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並見上文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

議兵篇　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　楊注曰滑亂也音骨引之曰滑然非離德之謂滑當為渙說卦

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敝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爲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奐然有離德奐乃奐之譌渙奐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蒼頡篇云奐散也

拱挹指麾　呂本挹作揖前謂諸本皆作挹盧改爲揖誤也

正論篇　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　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恐以皆字釋

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百姓以爲成俗　呂本無爲字與余說合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而皆以已之情欲爲多　念孫案以已之情欲爲多呂本作以已之情爲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爲欲多　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已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已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已之情爲欲多

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楊注曰情欲之寡或爲情之

欲寡念孫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

禮論篇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念孫案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楊說及余前說解足字皆未確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

日數也楊云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則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矣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　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樊須字遲訓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云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則失之迂矣

解蔽篇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　盧云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念孫案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

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　呂錢本賈師皆作市師、與余說合、前謂呂本作賈師、因盧本而誤、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念孫案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

正名篇　形體色理以目異、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

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沉色也失之

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楊注曰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見上文下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注曰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實今本實譌作貫據上文改則不可分別 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卽以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

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執謂者、觀其何所謂也、楊讀執爲熟而訓爲精熟、則義不可通、

性惡篇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音爲、　引之曰、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皆其證、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　呂錢本與皆作與、念孫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

反則作與者是盧從元刻作與非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　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折速粹孰而不急　呂錢本折速皆作析速念孫案楊注云析謂析辭今本注文亦譌作折案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析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

君子篇　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　盧云治世元刻無治字念孫案無治字

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卽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

賦篇　大盈乎大寓　呂錢本作盈大乎寓宙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矩矩禹爲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宇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前謂呂本作大盈乎大寓誤也謂當作充盈乎大寓則不誤

大略篇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念孫案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亾國不待死　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

荀子佚文

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臨終詩注藝文類

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　案

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

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

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繹下

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

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末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

衡之木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

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元和顧氏澗薲校本

脩身篇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千里

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

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爲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

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

不苟篇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千里按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楛僈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楊注已脫衍非也

仲尼篇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

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千里按

載下疑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

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矣楊注載下已脫之字非

也。

儒效篇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 千里按治疑當

作願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以下衍問見雜志

弟三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

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

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

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

富國篇十年之後千里按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千里按末下疑挩鈌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王霸篇內不脩正其所以有千里按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行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循見雜志弟四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按不下疑亦同

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

又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千里]按民疑當作君

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

同蓋皆誤

又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注覺知也半步

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弟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

跌千里者乎[千里]按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

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

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

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顚亦覺

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弟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　又下文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楊注歎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千里　按覺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亾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也

君道篇貴名果明　千里　按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作見雜志弟二　此篇楊注亾宋本與今本同盍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

亦其一證

致士篇能以禮挾千里按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議兵篇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千里按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為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彊國篇荀卿子說齊相曰千里按盧學士校語云此七字元本無從宋本補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

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正論篇荒服者終王千里按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

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千里按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

樂論篇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千里按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亾宋本與今本同葢皆誤

解蔽篇睪睪廣廣千里按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

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畢讀爲則例之則此句廣讀爲曠也。又下文孰知其形千里按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正名篇易使則公千里按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千里按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

性惡篇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 千里按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下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

成相篇愼聖人 千里按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八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歧異非原文耳

又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千里按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 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尚少四字見讀書雜志弟八 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

慈千里　按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縱可
謀也　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
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
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
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屯誠
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悔子弟
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爲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如其十一字句矣
盧學士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以
前後例之不合

又五聽脩領楊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千里按五聽疑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弟一章臣下職云云弟二章守其職云云弟三章君法明云云弟四章君法儀云云弟五章形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旣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大略篇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楊注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千里按疑或說是

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饗可以爲證、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楊注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

千里按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葢皆誤、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恕、千里按盧學士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